

委內瑞拉中國角色關鍵 瓜伊多爭取北京支持

黃宇翔、伍康弘

2019年3月17日 第33卷 10期

http://www.yzk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51929082510&docissue=2019-10

委內瑞拉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全國十分之一人口（三百萬）逃離本國，反對派領袖瓜伊多宣誓為臨時總統，獲美國、歐盟及大部分拉美國家承認，與獲中國支持的總統馬杜羅打對台。瓜伊多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指出，將會尊重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也認識到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實力。瓜伊多指由於馬杜羅政府的貪腐無能，已使中國在委的經濟利益受損，他積極爭取中國的支持。



瓜伊多（圖：法新社 / iStockphoto / 本刊美術部電腦合成）



委內瑞拉民眾逃往鄰國秘魯



瓜伊多駐倫敦代表卡蓮娜



辛西婭與宗菲亞：旅居倫敦的委內瑞拉人

與中國相隔萬里之外的委內瑞拉，深陷超級通脹，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全國十分之一人口（三百萬）逃離本國，可謂是「失敗國家」（Failed Nation）的典型。反對派領袖兼國會議長瓜伊多（Juan Guaidó）趁勢而起，在一月二十三日自行宣布為臨時總統。歐盟、美國以及大多數拉美國家組成的「利馬集團」（Lima Group），超過五十國都承認他的合法地位，但中國、俄羅斯依然承認馬杜羅政權，馬杜羅政府依然握有主要軍權，使得到民眾支持的瓜伊多與軍權在握的馬杜羅形成對峙局面。膠著之際，反對派領袖瓜伊多仍積極尋求中國支持，指馬杜羅政權的嚴重貪腐使中國遭受經濟損失，顯示瓜伊多在爭取國內公務員、軍人支持的同時，極力維持中國的良好關係。假如中國倒向瓜伊多，本已四面楚歌的馬杜羅政權就可能立刻崩潰。瓜伊

多希望中國至少保持中立的態度。瓜伊多尊重中國作為全球強權的地位，也認識到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實力。

隨著瓜伊多宣誓成為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當地出現兩位同時宣稱擁有合法地位的總統，美國、歐盟積極支持他，中國、俄羅斯至今仍支持馬杜羅現政府，為當地緊張局勢陡添變數。中國雖然支持馬杜羅現政權，但也沒有完全堵上與反對派交涉的大門，就在瓜伊多宣布就任臨時總統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支持委內瑞拉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穩定所作努力。中方一貫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希望國際社會共同為此創造有利條件。」反映中國並不完全排拒反對派執政，現階段盡可能保持中立態度。

瓜伊多在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闡明他們的抗爭策略以及國際關係處理手法。現階段，瓜伊多仍在策劃大規模的抗爭運動，他對亞洲週刊說：「我們正組織所有社會階層、工會，再次抗議活動，以結束馬杜羅對總統權力的篡奪。此外，我們將深入最貧困的社區，因為那些是不滿最劇烈之地。另外，國民議會也將採取法律手段，對抗馬杜羅政府。下一步就是國家重新制度化，對投資以及私有產權的尊重，以恢復國家未來的信心。」瓜伊多非常重視政府的信用，訪談中四次提到「信心」這個詞，過去二十年，委內瑞拉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反執政查韋斯、馬杜羅的行動，但都以失敗告終，瓜伊多卻對這次行動信心滿滿，反映出其活力充沛的鬥爭精神：「這次不同，馬杜羅政權導致委內瑞拉所有秩序皆告崩潰。另一個因素是團結，我們前所未有的團結。最後，這非常重要，當然是來自美國、鄰國，以及和我們淵源深遠的歐洲國家支持，這大大激勵委內瑞拉人，他們的道德情操激動人心。」

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瓜伊多亦強調保障外國投資者，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利益，即使俄羅斯人仍在支持馬杜羅。瓜伊多認為：「俄羅斯和中國兩國態度非常不同，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之前，中國政府對委內瑞拉局勢的立場非常謹慎。俄羅斯人更積極地支持馬杜羅。委內瑞拉人始終希望沒有外部軍事干涉，我們將尊重在委內瑞拉平等、合法地進行的外國投資，我們將履行相關的與中國簽署的合法協議。」

瓜伊多對中國依然滿懷熱烈之情，認為委內瑞拉變天之後，依然會與中國有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瓜伊多認為中國是「促進我國政治過渡的大國」，也透露「一直與了解我們立場和手法的（中國）當局保持聯繫」。而在經濟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然而，中國與委內瑞拉的經濟關係將在未來繼續發展。委內瑞拉和中國有許多領域可以合作，以及相互貿易，必定彼此受益。」同時，瓜伊多也在其他場合巧妙地批評馬杜羅政權：「中國應更深切體會到本國資源，因為馬杜羅政府的腐敗而被浪費」。這反映委內瑞拉的變天，未必是中國投資的惡夢，甚至可能因此得到更好的保障，重獲免於貪腐的自由。

經濟困頓 超級通脹

委內瑞拉自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一九九九年執政以來，一直推動社會主義式的左翼改革，作為世界上石油儲備量最大國，以石油美元為基礎，向古巴換取醫療，亦以此推

動大規模的社會福利，被稱為「廿一世紀的社會主義」，查韋斯則稱此為「玻利瓦爾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但當油價回落，巴士司機、工會領袖出身的總統馬杜羅亦不善於經濟管理，國營石油公司的經營混亂，派系鬥爭嚴重，前總統查韋斯、現總統馬杜羅都沒有任用專業人才管理，專業人才漸漸流失，國內貪腐嚴重，委內瑞拉過去十年的石油產量持續下降，但福利開支依然高企，貨幣又趨於崩潰。委內瑞拉出現人類史上罕見的經濟危機，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年的通貨膨脹率達至百分之一百三十萬，物價上漲了一萬三千倍，三百萬人因此逃離國家，到他鄉另謀生計，成為失去祖國的人民，醫藥和食品等基本用品嚴重缺乏，公營機關以及醫院都面臨停擺。過百名駐守邊境的軍人甚至也因為救援物資的吸引，而在哥倫比亞邊境叛變，偷渡到哥倫比亞境內。

在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居住的華僑姚夏(化名)，四十四歲，他四歲就來到委內瑞拉，在當地讀大學，現任公務員，本是當地的中產階級，收入穩定。但近兩三年來，經濟轉差，也讓他的生活苦不堪言。姚夏說道：「(通貨膨脹)每日以三至四個百分比增加，我父母有家餐館，每個星期都要加價百分之二十，很誇張。」超級通脹下，正常經濟活動陷於崩潰。就連日常生活用品，姚夏都要到黑市才有貨物購買，但是卻要使用美金，或者大量購買，如二、三十包米，才能夠買到。除日常用品，姚夏也說：「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都不收玻利瓦爾(Bolivar, 當地貨幣)，直接用美金交易，因為一、兩天那筆錢的價值就變了，所有電腦、手機等電子用品全部都是用美金計算。」

當今的委內瑞拉出現兩個階級，賺到美元的階級和沒有美元的階級，大公司如果不發美元作工資，專業人士就會離開，姚夏也說他的年輕同事大半已離開當地，移民去智利、阿根廷。姚夏也坦言：「幸好我太太為中資公司工作，公司會發美金，而且餐館也有些生意，否則生活就會很難。」

小偷失業 服務崩潰

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素來以治安惡劣而聞名，有大量的貧民窟。但姚夏說，由於經濟太差，小偷、大賊也難以謀生，據他了解，許多大賊都到秘魯謀生，但卻被當地警察抓住。至於小偷，則認為玻利瓦爾不斷貶值，偷也沒有價值，使得一般平民區的治安反而詭異地有所改善，姚夏說：「現在不是擔心賊，是怕有些人太餓，會打人搶東西。因為現在街上有些學生會走來你身旁，你給他錢，他會直接說不要錢，給飯我吃。」

公營服務也因為超級通脹，處於停擺狀態。姚夏說：「例如你要領身份證，去到政府機構根本沒有人工作，要託關係才有服務。」醫療情況亦同樣惡劣，政府醫院缺乏資金，藥物嚴重不足，私家醫院現在都是用美金收費的。因此，委內瑞拉很多當地人因沒法得到適合的醫療而死亡。電力供應當然也是極其不穩，姚夏說有些地區就曾經停電一個星期，導致經濟活動停頓。

委內瑞拉危機另一個原因，源於國內歷次的政治危機，自查韋斯執政至馬杜羅政府，國內反對派的示威，以及群眾罷工事件，都未曾停止。尤其是馬杜羅政府舉行「制憲大會選舉」(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委內瑞拉的立法機關本是由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National Assembly)執行，在二零一五年的議會選舉之中，反對派聯盟「民主團結圓桌會

議」(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大獲全勝，一百六十七席之中獲得一百一十二席，執政黨只有五十五席，即使在二零一六年，以「選舉舞弊」之名取消了三名議員的資格，反對派依然具有議會的否決權。馬杜羅政府為了廢除議會的權力，在二零一七年舉行動「制憲大會選舉」選出為自己所用的「制憲大會」，使議會的權力形同虛設，也使美國具有介入委內瑞拉事務的藉口，「制憲大會」於該年八月四日掛牌運作，「利馬集團」(The Lima Group)在四日後的八月八日旋即成立，現包括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十四國，要求以和平手段結束委內瑞拉的政治危機，亦譴責二零一八年的委內瑞拉總統選舉有舞弊問題。

流離夢魘 反抗強權

近年歷次的憲政危機以及經濟嚴重凋敝，使得委內瑞拉的反對派吹響集結號。同時，自查韋斯上任，直到馬杜羅執政的二十年間，也製造了相當多的流亡者，或許是反對左翼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有對經濟發展不滿的，這些流離海外的委內瑞拉人，很多現在也成為瓜伊多的支持者。一直在石油企業工作的辛西婭(Ginzia De Santis)是在二零零三年離開委內瑞拉，當年她積極參與政治，每週在街上示威，讓她感受到「委內瑞拉的情況很不妙，有大量的示威和傷亡」，特別是自己的女兒的學校數次被催淚彈擊中，加上當時委內瑞拉爆發大罷工，於是毅然離開，到英國石油公司工作，旅居倫敦。另一位旅居倫敦的索菲亞(Sofia Leventis)則是在一九九九年離開委內瑞拉，當時查韋斯剛剛上台，他的父母覺得委內瑞拉的經濟將會出現問題，因此她決定出國留學，但依然和在委內瑞拉的父母保持緊密聯絡，索菲亞也透露：「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日常生活非常緊張，他們都面對著食物短缺的問題。」索菲亞對現狀非常不滿，同時也對瓜伊多寄予厚望，認為「他能夠把我們(委內瑞拉人)團結在一起，我的朋友，每個人都對他有很多期望」。

委內瑞拉反對黨人民意志駐倫敦代表卡蓮娜(Karina Hernandez)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曾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反對派控制的查考市市政府工作，擔任財務主管，不過不但生活質素不佳，而且遇過持槍行劫，車也曾經被偷，讓她覺得委內瑞拉的治安非常差，因而離開，在二零一二年九月搬到倫敦。讓她最為感觸的是，她已七年沒有與家人見面，自己的父親更因藥物短缺，在未能負擔私人醫院治療下，在醫院候診室輪候中度過自己的最後晚年，並於去年逝世。在委內瑞拉的國際學校長大的紐卡素大學政治與社會學系三年級生 Andres Echeverria 則表示：「我家能夠負擔海外學費，是因為父母提早準備，在經濟危機前已把存款放在海外。」

這些流離在海外的委內瑞拉人，本身都是當地的中產階級，曾到當地採訪的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也說，「委內瑞拉的中產階級很有勢力，因此這次危機，可以被視為階級鬥爭」，她認為反對派的冒起是「既因為經濟政策的失當，也是右翼中產階級的復辟」。

美國威脅軍事介入

瓜伊多領導的反對派冒起，隨即令國際社會出現兩大陣營，去年批評委內瑞拉總統選舉的美國、加拿大、巴西、哥倫比亞等拉丁美洲以及歐盟國家發表聲明，承認瓜伊多為臨時總統。其中，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美國會考慮一切方法，包括軍事介入迫使馬杜羅下台，並對馬杜羅政府實

施經濟制裁。同時，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與馬杜羅通電中批評這次政治危機是由國外發動，危害區內和平，與中國、土耳其和古巴等數個國家公開支持現有政府。

各國積極表態及宣布多項政策，分別支持兩位總統，英國華威大學助理教授、長期研究新興國家與拉丁美洲政治的唐·朗治（Tom Long）向亞洲週刊表示：「我們不應將注意力放在美國、俄羅斯或中國想從中得到什麼，更重要是委內瑞拉人如何試圖通過國際關係實現自身目標。委內瑞拉人比外界更了解國內情況，所以他們將試圖從與美國、俄羅斯、中國、古巴和鄰近拉美國家的關係中，獲得好處。」

美國磨刀霍霍

美國自二零一五年對委內瑞拉實施多項經濟制裁，務求迫使馬杜羅政府下台。在瓜伊多成為臨時總統後，美國政府停止向馬杜羅政權和國家石油公司 PDVSA 的賬戶付款，以減少他所依賴的現金流量，並將這些現金存入只有瓜伊多可以使用的賬戶。此外，其他國家亦響應美國的經濟制裁，停止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開展業務，其中，英國中央銀行拒絕馬杜羅政府提取在倫敦存放的十三億美元黃金，以經濟封鎖逐漸絞殺委內瑞拉，使其斷絕金援。同時，美國也力圖將救援物資運往委內瑞拉境內，如果反對派掌握了物資的分發權，無疑將具有籌碼贏得民眾、以及爭取軍方支持。

對於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的經濟制裁，研究拉丁美洲政治宣傳、假新聞、社交媒體的格拉斯哥大學媒體研究小組成員阿倫·馬克里德（Alan MacLeod）博士指出：「自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宣布拉丁美洲為美國勢力範圍以來，美國一直視委內瑞拉為其『後院』的一部分。」他續指：「美國的文件表明，他們在委內瑞拉的長期目標是改變政權，將該地區重新置於其控制之下。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探明石油儲量，能夠控制這筆石油資源及從中獲利，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因。」這反映美國「新門羅主義」的思維正在主導他們對拉丁美洲的戰略，數十年間逐漸淡化的門羅主義幽靈又在拉美的上空盤旋。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洲項目高級合夥人埃文·艾利斯（Evan Ellis）則認為，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不能完全解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委內瑞拉的利益和活動，他說：「雖然很多人提到美國對委內瑞拉石油資源的需求，美國擁有自己的石油生產，美國的頁岩現時亦自給自足，所以，委內瑞拉的石油對美國來說只是滄海一粟。」相反，他認為：「由於拉丁美洲在地理和經濟上與美國接壤，美國對委內瑞拉有效的管治和社會穩定有着重要的利益。委內瑞拉因為管理不善，已導致超過三百萬難民離開這個國家，影響了哥倫比亞和整個地區，美國的利益是確保在委內瑞拉穩定和繁榮。」

俄羅斯狐疑不定

在面對美國及其盟友對委內瑞拉在經濟上的孤立，俄羅斯多年來一直是前總統查韋斯和現任總統馬杜羅的重要盟友。格拉斯哥大學學者馬克里德指出：「自查韋斯批評美國入侵阿富汗和重新國有化石油工業，他便成為華盛頓針對的目標，因此，查韋斯採取了更多多邊貿易政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增加與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的關係和貿易。」近月，俄羅斯亦派出兩架軍

用噴氣式飛機至委內瑞拉空軍基地，執行飛行任務；路透社更有報道指出，俄羅斯派遣了四百名僱傭兵以增強馬杜羅政府的保衛能力，似乎俄羅斯也正部署介入當地事務。

俄羅斯的舉措意圖展現他的影響力，以強調俄羅斯不同意美國軍方推翻馬杜羅的企圖。但華威大學教授朗治則認為：「俄羅斯正在採取象徵性措施，表明其參與和支持，以增加美國剷除馬杜羅的成本，通過對馬杜羅做出一些象徵性的承諾，來向美國發出代價高昂的信號。」艾利斯亦認為，俄羅斯對馬杜羅政府的興趣不大：「我看來普京認為委內瑞拉的存活給了他一個選擇去挑起和美國間的麻煩，尋找一個同盟來對抗美國。」他指出：「堅持馬杜羅政權，俄羅斯也不會獲益，所以俄羅斯五間石油公司中有四間離開委內瑞拉，證明馬杜羅政府管治下的營商環境有多惡劣。」反映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與政治表態不符，有可能是虛張聲勢。

至於中國在委內瑞拉所採取的態度，艾利斯教授認為有多重跡象顯示中國的企業在馬杜羅政府管治下遇到重重困難：「在我與中國的同事交流後，我發現委內瑞拉對於中國企業來說是讓人失望的投資環境。像中國車企吉利和手機製造商華為，他們很難與馬杜羅簽署項目，設立生產線和得到足夠生產補給。」因此，他認為中國仍支持馬杜羅政府是因為「中國不願放棄朋友，儘管麻煩重重的朋友會把中國帶向不好的境遇。而且，中國也擔心成功使他國變換政權的西方，會用同樣方法對付中國。」

中國利益與馬杜羅相悖

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危機，代表馬杜羅政府的管治失效，在經濟崩潰、難民大規模出現的情況下，委內瑞拉已成了典型的失敗國家。同時，委內瑞拉仍具有龐大的石油資源以及三千萬人口，經濟潛力不可忽視，美國、中國、俄羅斯都在這個大棋局中有所參與，扮演重要角色。隨著反對派領袖瓜伊多驟然冒起，使委內瑞拉變天成為可能，不論委國政權如何變化，中國首要的仍是保護自己經濟利益，委內瑞拉也需要中國的支持，才可以走出危機，重新建設國家、發展經濟，才可以擺脫著名拉美作家馬奎斯名著《百年孤寂》中的輪迴毀滅怪圈，真正成長為正常國家，具有良好管治能力以及健全民主體制。而反對派領袖瓜伊多對這一切充滿信心，他反覆地說：「信心！對我們掀起的變革充滿信心，和信心！」如同過去所有的革命領袖。（實習生鄔姣喆、凌兆瑩參與錄音整理）■